



莊子屬齋口義卷之五

屬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
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
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
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也運而無積卽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爲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爲靜之喻卽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

虛靜恬澹寂寞無爲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
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
之理道德極之至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
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
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
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
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
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上句發了虛
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
靜互爲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

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爲
而無不爲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
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
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
句以虛靜無爲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
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
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
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
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
游隱者也進爲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

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爲一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
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
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爲聖動則爲王卽是內聖外王四字無
爲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爲
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
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
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

以與天爲徒故曰與天和者和合也大本
大宗卽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
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
我人之合也旣曰天和人又曰人樂天樂
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
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
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着莊子曰三字
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爲自言可見件件寓言

豈可把作實話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爲陰動則爲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

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爲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爲與有爲對說以無爲爲君之道以有爲爲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爲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旣言君當無爲臣當

有爲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又曰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爲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絡與落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爲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而以有爲爲末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臣道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及矛戈戟明也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鍾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鍾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寧戚之

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

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薇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

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責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刑名名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車服以彰之類

也莊子其言爲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
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
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
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
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
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
其名循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
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
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
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
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
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
之謂辯士一由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
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
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
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倒置也迂逆也

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
是爲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刑名賞罰
爲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爲治之道何嘗差錯
但說得袞雜爾一曲一偏也上所以畜下則
是君道下所以事上則是臣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
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
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
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
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
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敖嫚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人寡婦
也旣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
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
也旣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雲
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
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爲未及於

汝未免自爲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爲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緇十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

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繁太謾言太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爲樂與物爲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胸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嘗依

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爲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歎而言之意嘆也夫子猶吾子也揭偻勞力之貌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

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昧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其積畜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

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爲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耻過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爲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四箇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喏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

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密略不藏畜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爲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爲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
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
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
乎深也形而爲德爲仁爲義皆其妙用之餘
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
能定其本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
奮揀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
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累其
心揀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揀此心亦不與
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爲利遷言不計利害
也究極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
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
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
義爲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
而禮樂爲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

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

在言隨嚮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皆不足貴故曰爲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其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

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爲精妙甘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

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
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
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目運乎地有四游

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
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
綱但是着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
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
爲雲爲雨但不知雲爲雨乎雨爲雲乎如此
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
同言或作或止孰爲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
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爲放意戲樂之事而助
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
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

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
法也披拂搖蕩也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箇筆法六極六氣
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
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
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
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

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
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
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問之無親則不愛
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
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
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為仁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
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
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

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
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
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
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
於孝爲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
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
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
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
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是多也故曰至
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

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
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
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竒特敬孝
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上曰忘親
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
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

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歎自夸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培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卽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爲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爲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

一本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上有此六句。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
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
三變也秦作也徽猶琴徽也行之建之動作
聳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
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
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
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

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
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
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
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
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
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債起所常
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
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
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

長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

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卽太虛也我
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凡而吟且欲見而
不可窮欲而逐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
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况汝乎
汝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儻然無心貌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
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
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
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
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
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
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
惑也

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卽自然之理也若混
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
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摠摠無非樂也不而
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
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窕
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

華非實行流散徒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
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
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
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
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
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
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
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
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
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紬繹之妙處充滿

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
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法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
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
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意怠而
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
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
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

已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春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冰居寢卧其下彼不得諷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爲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篋也衍筭也蘇取草也昧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

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春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冰居寢卧其下彼不得諫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爲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篋也衍筭也蘇取草也昧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

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柶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

而變者也

柶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柶果屬似梨而酸

今取犛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犛狙之異乎周公也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犛狙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曠感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施之曠曠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爲文莫難於譬喻王臞軒邁嘗云平生要自做箇譬喻不得才思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

書譬喻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
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自道
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卽是道不可傳
乃如此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
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
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
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
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
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
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
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
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謂教人者我之
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
遠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
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
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
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卽禪家所謂從
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旣無得則但以聖人

爲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蘆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蘧蘆草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首相也。不貸者。猶今生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費。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此卽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

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戀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心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爲不然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故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囁予又何規老聃哉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

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
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
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噲合也張而不合無
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
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
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余年運而
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
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
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
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
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
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
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

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脩謁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竒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爲降殺故曰爲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爲誰矣始早也誰謂誰何也

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爲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爲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爲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爲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

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憮於虜蠱之尾鮮規之獸
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
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
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虜蠱即蜂
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
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爲毒也
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
憮毒也蹙蹙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聃曰立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
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
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
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
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
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
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鈎
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

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
喻也

夫白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虫雄鳴於上
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
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
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
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沫細要者化
有弟而兄啼父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
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鷓之雌雄不交而生
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
從蟲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
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
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
自爲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
故能如此風化螟蠕之於螺贏則非類而以
况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
然之理不可遠也烏鵲孺孺交尾也魚傳沫
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
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

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
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
可不知不與化爲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
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
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而非
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
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樂必出於此其
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
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
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
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
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爲尚也爲亢爲高
也怨誹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
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卽入林恐不
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爲脩好修潔也教誨之
人爲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
之語避世間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
之外故與爲亢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卽華
他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不有卽無爲無不
爲也無極無定止也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
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
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
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
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爲結須
子細看他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

平易恬惓卽是無爲之意神不虧卽是德全
着此三字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
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
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
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
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
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
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
應物之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
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卽泛然
無着之意不思慮不豫謀卽何思何慮也光
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
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
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
也無所於迂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

所於逆粹之至也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
憂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
一而無適也無所於性順自然也性逆也不
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
也曰靜曰虛曰澹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
如此發揮性與逆同但性深而逆差淺故作
兩句下粹無疵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
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
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
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
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
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之
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
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
不流不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 所謂
喚做閑坐又不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
所謂坐在以此下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

天之行也。一日一周，非無爲之有爲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卽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寶愛其劍，則柙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爲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爲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因功久也。久則與神爲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爲二也。化則與道爲一也。天倫卽天理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比，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喚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魯子細爲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意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

此孔子見老聃而語
仁義及夫鵠不日浴
兩節刊者誤置於
此當在前天運篇
天門弗開矣之下
孔子見老聃歸之
上今正之

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
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
蒙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曰天
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
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疇膚則通昔不寐矣夫
仁義憺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
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撻德而立矣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嗜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

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憺然毒之狀也言自苦
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
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撻執
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
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
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
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
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烏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
二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
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
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
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响濡其
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語最
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
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
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讀之
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
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
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
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
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爲如此而後能靜
定故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
然之性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
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

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
曰戒見定定生慧却未說慧能生定也如此
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卽是和順故曰德和也
道理也無不容卽無不愛也無不理卽各得
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己
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
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卽是樂則
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
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卽
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可容體而順
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
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也
蒙晦也德積於己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
曰彼正而蒙已德彼正卽物正也不冒者言
我非以惠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
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
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謂此意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
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

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混茫之中卽晦藏不自露之意淡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曰至一莫之爲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溲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三箇下衰其文自竒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己知有己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爲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溲醇散朴溲漓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

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

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間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

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

迹也無爲者道之大也有爲則爲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爲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己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己而已矣以此爲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請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

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己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佗人樂軒冕

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
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
去來則非其樂矣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
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
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
一片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